

# 感懷王立哉老師

(本文插圖刊第三頁)

王叔銘

當我得知王老師立哉先生逝世的消息，內心甚感難過，不禁回憶起六十餘年前的諸般往事。

民國十年左右，北洋軍閥在華北地區橫行割據，倚勢凌人，土匪為禍，綁票搶掠，鄉民痛苦，觸此情景，在我年幼的心靈中總是憤憤不平，怒恨日增，因而立定了我將來投筆從戎、掃除惡勢力的決心。約於民國五、六年間，曾有中華革命軍在魯省膠東一帶進行革命任務（後傳說革命軍司令是黨元老居覺生先生），極受民衆歡迎，當時我曾邀約同伴數人前往革命軍營地要求加入，對方因我們童年未准收納。自那時起，革命二字已烙印在我腦海中，苦無門路參加。後來我在諸城讀書時，認識了王老師立哉先生，我看他氣度非凡，待人誠懇，學識豐富，愛護後進，時時與我談及國家情勢；不久，他即去濟南任濟南齊魯書社的總經理，後來我才知道：該書社是國民黨在山東省的秘密領導機構，立哉先生是該機構的重要負責人。某日，立哉先生託其友人親自交給我一本建國方略，叫我秘藏詳讀，並說明送書的人。我詳細閱讀，愈讀愈有興趣，對著作人孫中山先生的卓見欽佩萬分，從此以後，我對中山先生更起了衷誠敬仰之心。又過了數月後，立哉先生的友人交給我一封立哉先生的親筆密函，函中詢我願否加入國民黨，為國效力，我欣然同意。不久即接到入黨志願書，經由丁惟汾先生具名介紹，於是我正式加入了中國國民黨。

民國十三年初，接到立哉先生的密函告稱：廣州革命政府即將在廣東黃埔成立軍官學校，問我願否報名考試；並說如願意報考，即於日內去濟南與之面談，但要絕對守密。我堅認這正是我報效國家的好機會，心中興奮激動，決定前往。但同時我考慮，如先回家說明，必被家長阻止，而時間倉促，勢將誤時誤事；如萬一因而洩密，必將受當地文武官方之阻撓，被扣誣陷，乃背離家庭，於翌日向友人們以急用為名借了少許的錢，先到高密，再乘火車到了濟南，當晚即會見立哉先生，與之詳談並表示決定投考軍校。先生云：此事須保守機密，行期要快，明晚起程，另外還有由本社引介的李仙洲、項傳遠、李子玉、李延年、刁步雲等。你與他們同行，到了上海，要住在法租界的名利客棧，並至法租界環龍路國民黨辦事處取聯繫，聽其指示並領三十六元零幣作路費去廣州。當時我沒有路費，只好向立哉先生告貸，他含笑贈我十元大洋，我虔誠致謝。次日以七塊多大洋買了張最便宜的火車聯票——鐵皮貨車。當晚我背着我的被褥，立哉先生與我另一位友人送行，他兩人把我推上了鐵皮車，他並笑着說：「叔銘！這就是你坐的車廂。」我就在那漆黑的鐵皮車裏，忍受着寒夜與污濁的空氣，經南京到了上海。到了上海，住在名利客棧，即到國民黨辦事處取聯繫，方知尚須在上海通過初試再去廣州覆試，而距初試之期尚有月餘，我又爲了旅費問題增加了很多的困擾，幸賴黨方資助。在上海大學初試及格，領到國民黨辦事處發給的旅費後，乘日本貨輪通輪去廣州，在廣州大學參加覆試，亦蒙錄取，乃進入了黃埔軍官學校，接受革命教育的洗禮。進入黃埔軍校，達成了我投筆從戎之志，參加了革命的行列。更榮幸的是遇上了賢明偉大、大公無私、培育我、教訓我、愛護我、提拔我的校長蔣公，從此我走上了追隨領袖、報效國家的光明大道。回憶此中緣起，多半是立哉先生給我的慈惠。立哉先生爲人忠厚誠懇，忠黨愛國，熱心負責，重義輕利。他的反共意志非常堅決，愛國精神超出常人，是好老師、好朋友、好同志、好長者。大陸淪陷前，由於情況緊急，立哉先生來不及顧及親眷兒女，僅偕同夫人隨政府來臺，服務於考試院及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等機構。勤勞盡職，堅決反共，淡泊自若，兩袖清風，是一位忠黨愛國的志士仁人，是現代的哲人。現在因病逝世，令人惋惜。敬述以上的幾句話，表達我誠摯的崇拜、感戴與懷念。



①王立哉(打領結立黑板前)與劉延濤、趙聚鈺等巡視退伍軍人特考。

②左二起王立哉、李壽雍、楊亮功、孫科、錢用和等合影。(文見13頁)

